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04524700

卷四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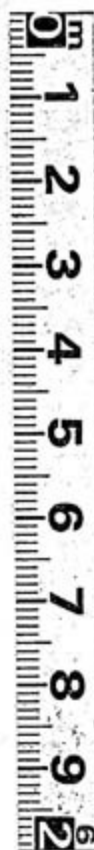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舊名改得願家世徽州婺源縣濂溪之上將寧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言作太極圖通書易圖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季其姪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自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讀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而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
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諸淵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愛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攷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季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嘗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新刊程子大全第四十卷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間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熟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其嘗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

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
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與矣以謂苟能便知者庸用力
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
之固若質美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末易保也質美之至吾
無疑焉○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操獲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能已也集覽李端伯按宋鑑李端伯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
中為秘書閣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
亡也祭之以文曰自子兄弟倡明道學李端伯
使卒者視微至今從者額與綢緇有焉○呂進伯可愛老面好
學理會只是到底○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善美才
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
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大主之意○謝顯道爲切
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有言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較明且勇矣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計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注
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
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集覽范巽之按宋鑑范育字與之
令以養親歸從張載程顥各有薦之者召見後崇文校書監察
御史裏行神宗時上疏論東地西夏及進崇文之策不報出知河中
府哲宗時召為太常少卿未
久卒紹興中贈資文閣學士尹焞嘗張繹後俊恐過之曾者終有
守也○楊樵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
託吾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
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

定夫
師門
見稱
讀書
成誦

其於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乃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茲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上論其惜之

以
人
氣
相

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真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此其憤慨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縝度幾似之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其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空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敬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二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惇如見

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惇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問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惇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

先生告以為孝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

為孝之本主於忠信

聞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

扶聖道集苑宋光庭按宋鑑光庭河南偃師人景子十歲能屬文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孝於遺經以倡天下而

升堂觀興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將定夫上蔡顯道龜山楊

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德器早成

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

親臨事裁處不動声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

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

者知其文孝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

年始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孝自新聖德延礼此老置之經席朝

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

也○侯師聖安於羈善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

貫不窮尚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笑道

三君
謝揚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

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

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集菴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因往從學

言新法失職後起知失滿與弟順奉其父响皆往及任南韓維招

廷之卒家寓穎昌故謝良佐游酢林大節揚時輩皆至而從學焉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

自洛歸見學者周落多從佛老獨先生與謝文不亦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集菴伊川自洛歸宋盤程頤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

鮮悟傳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成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

恐繹不及惇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

思叔者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初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

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小茂集菴張思叔按宋鑑張

安人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洛歸宋遂往受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意尚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

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集菴按宋鑑元祐貴人

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

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

蘇軾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

朱光庭孫文鮮于仇賈易到浩程頤秦人張栻晁補之黃庭堅孔

平仲等○大觀中新學自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惇張繹

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塵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間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盛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曰程子稱其深

聖人
以剛
德爲
君子

潛績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呂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其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一程子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天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子要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

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
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人皆是天資出人
非假學力。龜山解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總說得
有思想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
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
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其人可做當時將只說冲師道相只說李伯紀
然固是骨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師見聽據當時事執亦
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集覽其召也以蔡京按宋
時為秘書郎初蔡京客張商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
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綱天下忠義之士分佈內外京

問其人解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龜山先生安在由是乃召為秘書郎利師道按宋鑑印道字舜叔
洛陽人世衡之孫負氣勇敢有謀以諫補三班奉職宣和初
知渭州累遷洛州防禦使因家人犯過以直言忤王黼責為左衛
將軍致仕金人入寇詔起為兵部侍郎王欽宗立突圍入見乃上疏極
陳講和之非帝不聽弟師中戰死憂憤而姐李伯紀按宋鑑李綱
字伯紀即武入少有大志政和初奉進士仕徽宗高三朝官至宰
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
不父而其忠義義氣初不少貶嘗曰不知書事君之道不可則全
進退之節獨患非所恤也所著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
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

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求得已不
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
量咄嗟間直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
眾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
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

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淨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末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人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然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有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曰明得一半便

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_之性常_要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末也因言學者只守得其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有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覺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蔡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

高宗按宋鑑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休寧既隨

將中興功業指日可期既而秦檜賣國力主和議朱殺功臣岳飛

既死諸將皆罷自是偷安一隅末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在位

三十○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

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

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集初見伊川將朱公按所抄語

錄主皇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

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

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

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

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

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按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

也南軒云朱公按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

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

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

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

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

於學問集覽李朴先之按宋鑑朴字先之吳國縣人潛子紹聖初

進士仕為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嘗言孟后不當廢事

勸停尋以陳權薦微言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李敗壞心術朴

性鯁直操履切實天下高其各靖康初累遷祭酒高宗召為秘書

監未至○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

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

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帝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

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
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集覽連山易
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艮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首乾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問伊川門人如此其
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
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
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
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
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
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
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馬飽滿仇壯

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大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龜山說話頗淺然泛濫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差錄
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
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
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
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
生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字不覺時發出來
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
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
序便可見集覽陳文蔚按宋鑑文蔚上饒人號克齋朱熹門人講
李錫山著書立言得其師旨趣高風雅操為卿邦

所共景仰
卒祠于奉○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
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啁
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
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
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
所近此說甚好看求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
得此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已
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魯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
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
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

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以是合下會
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
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
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
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
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
然進游定夫學無入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
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問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
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
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
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

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乃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比皆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揚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目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舛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必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思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旦將無處不窒

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孔子又有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當學乎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我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校正直到後

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髙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
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程荷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
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
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
游先生如何曰亞丁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
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
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閑肆開發
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雖有遇事如控縱逐曲舞交屈

明善志孝

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
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
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
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
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
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
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悲辭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集賢劉安節按宋鑑安節
未嘉人天資所道敏
於爲孝師事程伊川以文行推重
登元符進士弟官至太常少卿○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居朝九所建明輒

削其黨故人少知者集覽

馬時中按宋鑑馬仲宇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為西京法曹欲依程頤門之

李時季徒盡逐頤固辭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亦無憾卒受中庸之婦靖康初羅監察御史亦京陷張邦昌僭立伸以書責之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垂簾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無倫胡廣誅邦昌等還奏黃潜善汪伯彥責監濮州酒稅卒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程先生並舍

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

以造聖人為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

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

不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早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意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則今

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本為以脩人主

其惡日夜且自點檢毫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功天點檢他人

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

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

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影亂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

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

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

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

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在正仁實不欺

閭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為人質

和叔以聖門事已任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
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
生未嘗早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
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問以趨利叛去時
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
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
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二年公暇雖

我生

風雨必一造馬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監酒死嘗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清苦乃吾死所
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集覽論汪黃誤國貶濮監酒死按宋監高宗建炎二年貶殿中
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中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
潜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受南軒少卿神辭不拜錄其疏中御史臺具言
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後疾待命詔伸言事
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使上道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羅從彥按宋鑑從彥字仲素彭澤人徙家南平從李揚時
而己李者相為豫章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廼知舊學
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

漢唐諸儒無近以者

龜山唱道東南

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繫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以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其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洛者大。楊道未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普常疑其與前所與有礙細看亦是緊要不可不放黃直卿曰此問亦其切但程先生剖析其蘊

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三者皆有大功。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方辯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然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入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入喫得也好知要與通天下喫

便奇

先生可謂有德有言君子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先生隱居。李公當徵廟待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周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比昌玄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慶七年郡守劉文濟始加搜訪。得公州著遺書錄卷進之。於而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朝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害非商夷之侮。是其缺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邪。

先生獨得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既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簡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

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事諸極同門。比自推敬之義理之學。止齋於特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者。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議書。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惠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可推矣。

李侗

按宋鑑侗字原中。劍浦人。從李羅從彥。結茅山。里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沙縣御道管稱其如水。壺秋月。莖徹無暇。朱熹師事焉。世稱延平先生。卒謚文靖。所著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

朱子曰先生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天下
大本
在是

容潛玩有會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
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屨屢空怡
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遁受學州
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
以驗天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
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
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萬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
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
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
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
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問窮晝夜不

有然
之中
有成
法

能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
域○先生喜黃太史稱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
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
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
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
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
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
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
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

中如月
如水
壹秋

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
由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堂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先君子深以為知言函稱道之集覽沙縣鄧迪天啓按一統志沙
縣晉初所置今因之屬延平
府鄧迪字天
啓未詳所出○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
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竟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焦地
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
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
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
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
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厲色他真箇是
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

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一聲不王則聲必厲
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
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
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肅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
嘗為任希純教授廵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
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為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
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
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

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卑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為口用。蠱卦但有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意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

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自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此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便是已發。若現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

說春秋頗竟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嘗
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
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
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有此則
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
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
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
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
熟耶○其舊見先生時說得無恨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徒
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
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有見得後來方曉得此說故今日不

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明其緒龜山
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鈐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荷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
精義浩衍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乳端坤倪鬼秘神彰風
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
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德顯昭融萬變盡
酬浮雲太空仁孝及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
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捭衣發
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太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
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
之合散臣伸消有滿虛耶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貞濁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
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意也小生非角翅拜恭惟
先君實其源派閭閻依依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歿施及後
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導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
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寒暑方休鞭繩以掣安重暑行過
我衡門返旆相遭源秋已分喜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及覆
教詔最後有言君子勉之九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
墜歸裝朝嚴計日及至失聲長號淚落縣泉何意斯言而决終天
病不瘳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
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忘者存此誠意

胡安國

按宋鑑安國字康侯世居新安人紹聖中進士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出守高宗時以張浚薦除

胡寅

字明仲安國長子少傑點進制安國書數千卷開之空閣年餘寅采成誦遂登進士靖康初召為校書郎又從揚時季累遷起居郎後為秦檜所惡謫新州

胡宏

字仁仲安國季子幼事揚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千萬言世稱致堂先生

上蔡謝氏當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晝萎死而松柏挺

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

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勉用諒貫而其正色老言據經

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又定却是卓然有立

秀雲拍如

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食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大學與重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以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峰元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不盈後歐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

致堂
五峰
之士

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少他才氣甚盛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上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笑○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右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小事涵養矣務知識氣象迫狹議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果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但言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休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

其自自然然則謂之道言

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

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字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說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也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間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絕遠仁其心便不仁

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則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操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挽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章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

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盛謂聖賢言語有
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
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又定往往得之龜
山故有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
失性善之意今夫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
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
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
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
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
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
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

弟議論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總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
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子所謂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
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
依舊是氣質上說其常要與他駁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
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
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
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
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
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
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

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入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字其說乃與東坡字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

則非也同行異情善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言處上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字將其麼做躰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出如何却與人欲同躰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

以為主則其或隨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
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常畏五峰議論精確五
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
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
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
便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看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沉淪不能
得出世○明仲其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與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
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將揚謝將而講於其說其
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天之論竦動當世所

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
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
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
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躰用比備可奉
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
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龜也○
序五峰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
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
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
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

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
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其
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
可以推而得焉

理大全卷之四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一卷

諸儒三

朱子

按宋鑑名熹字元晦松之子天資粹美讀書易務躬行
實踐紹聖中舉進士王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
制侍講領鴻慶宮祠初從劉子翬居崇安後從延平李
侗學平昔所著述諸經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
小學楚詞等書後世學者宗師之卒
謚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神明
內腴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晡敷人晦於身神明曰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
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
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肯身
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駟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史部
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恢開如